【舞蹈艺术】

先秦“舞雩”祭祀求雨仪式探考

岳 音

【摘 要】雩祭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祭祀求雨活动,古代先民通过跳踏带有五色羽毛装饰的舞蹈和呼号吁嗟来敬神、娱神、媚神、崇神,以实现感动天神普降甘露、解除人间旱情的目的。关于雩祭的起源和原貌形态,由于年代久远,古代文献的记载少而零散,后人的释读即有许多不同之处,存在着诸多疑惑之点。文章从八个方面对此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考证,认为周代的“舞雩”求雨仪式是在殷商时期以“巫术”奉鬼神的基础上,逐渐增加了以“礼乐”尽人事为主的祭祀功能,形成了“亦巫、亦舞、亦歌、亦号、亦哭、亦乐、亦祝、亦祭”的鲜明特征,与中国古代其他祭祀求雨舞蹈仪式具有显著的差别,构成了国家官方与民间百姓共同参与的祭祀文化礼仪制度,体现了中国古代“天人合一”“天人感应”和“礼乐治国”的文化信仰传统。

【关 键 词】先秦;舞雩;祭祀求雨;仪式

【作者简介】岳音(1962–),女,本科,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副教授,主要研究领域:中国古代舞蹈文化、齐鲁民间舞蹈文化(济南 250014)。

【原文出处】《北京舞蹈学院学报》,2020.5.32~38

【基金项目】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“齐鲁民间舞蹈文化研究”(项目编号19BE072)和山东省泰山学者工程专项资助课题(项目编号tsqn201812037)的阶段性成果。

雩祭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祭祀求雨活动。《尔雅·释训》:“舞,号,雩也。”郭璞注:“雩之祭,舞者吁嗟而请雨。”[1]《春秋公羊传·桓公五年》:“大雩者何,旱祭也。”[2]98《周礼·司巫》:“司巫掌群巫之政令。若国大旱,则帅巫而舞雩。”[3]808《周礼·女巫》:“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,旱暵则舞雩。……凡邦之大灾,歌哭而请。”[3]812许慎《说文解字》释“雩”:“夏祭,乐于赤帝,以祈甘雨也。从雨,于声。或从羽。雩。羽舞也。”[4]242由此可知,“雩”的性质是以舞求雨,主要仪式活动是在大旱之时,由女巫带领跳踏带有五色羽毛装饰的舞蹈来敬神、娱神、媚神、崇神,从而实现让天神喜悦,普降甘露,解除人间旱情的目的。雩祭因为具有以舞蹈为主要内容献祭求雨的突出特征,后世亦被称为“舞雩”。《春秋公羊传·桓公五年》:“舞而呼雩,故谓之雩。”[2]98本文主要对先秦“舞雩”的起源以及仪式形态作进一步的梳理和考证,从八个方面尽可能解读出先秦时期“舞雩”祭祀求雨的仪式内容及其主要特征。

一、雩时

关于“舞雩”举行的时间有多种说法,历史文献记载和古今学者各说不一。《诗经·周颂·噫嘻序》:“春夏祈谷于上帝也。”[5]1548以史所考,先秦时期的“舞雩”祭祀求雨仪式,可分为“旱雩”和“常雩”两种。

一是“旱雩”,这是最早从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“舞雩”求雨传统,有殷商时期的大量甲骨卜辞为证。徐中舒主编的《甲骨文字典》释“雩”:“从雨从于,于为声符,或从雨从舞,会以乐舞降神祈雨之意。甲骨文雩从舞,是知殷代即以乐舞祈雨。”[6]而且一次“舞雩”仍然不下雨,也有多次“舞雩”求雨的卜辞记录。举行“旱雩”的时间并不固定,大旱则祭。因为春夏之交是庄稼最需要雨水的时候,关系到一年的收成和百姓的温饱,每当遭遇大旱之灾,国内上下忧心如焚,必定要举行“舞雩”祭祀求雨活动。“旱雩”也有多次在夏历七、八、九月发生旱灾时举行的情形。先秦典籍中就记载了鲁国多次“旱雩”的情况,《春秋左传·僖公十一年》:“秋,八月,大雩。”[7]418

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.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s://www.rdfybk.com/

《春秋左传·昭公十六年》:“九月,大雩,旱也。”[7]1562《春秋左传·昭公二十五年》:“秋,七月,上辛,大雩;季辛,又雩。”[7]1663《春秋左传·定公元年》:“九月,大雩。”[7]1762按照周代礼制这些都属于“旱雩”。

二是“常雩”,指每年在固定时间举行的常规之祭,也叫“正雩”。在周代确定礼制之后,成为官方的“吉礼”之一。即使没有旱情,也会由周天子亲自主持进行“常雩”之礼,表达敬神、崇神的虔诚之心和意愿诉求,以保佑当年风调雨顺,庄稼有好收成。关于“常雩”的具体时间,《礼记·月令》记载:“(仲夏之月),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,大雩帝,用盛乐。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,以祈谷实。”[8]586是指在夏历五月举行“大雩”吉礼。《春秋左传·桓公五年》记载:“凡祀,启蛰而郊,龙见而雩。”杜预注:“龙见,建巳之月。苍龙宿之体,昏见东方,万物始盛。待雨而大,故祭天。远为百谷祈膏雨也。”[9]所谓“龙”是指东方苍龙七宿中的角宿星,每当春季黄昏时角宿星就会出现于东方天空,就是“龙见”之时,即夏历四月。两部史书记载“常雩”的时间不同,成为后世学者困惑的一个问题,这是因为沿用历法纪月方法的不同而造成。杨伯峻先生《春秋左传注》:“雩有二:一为龙见而雩,当夏正四月,预为百谷祈雨,此常雩。常雩不书。一为旱暵之雩,此不时之雩。”[10]由于《礼记·月令》作为记载周代全年每个月份农事和祭祀规定的礼制典籍,各种人事活动、生产、政令非常细致完备,因此考证“常雩”的时间,还是以夏历五月为准。由此可知,对于“舞雩”时间的安排,殷商时期是“因旱而雩”,周代则确立了“旱雩”和“常雩”均备的官方求雨礼仪制度。后世历代虽然有所损益,但是几千年来一直传承了下来。

二、雩舞

先秦“舞雩”祭祀求雨时的舞蹈具有灵异神秘的内容,并被后人所乐道。陈梦家先生《殷墟卜辞综述》:“求雨之祭,常用乐舞。”[11]599王国维先生《宋元戏曲史》:“巫以歌舞为职,以乐神人者也。”[12]以史所考,先秦时期“舞雩”求雨时所跳舞蹈的基本形态和主要特征如下。

一是巫舞,就是由“女巫”领舞进行的群体性祭祀舞蹈行为。《周礼·司巫》:“若国大旱,则帅巫而舞雩。”《周礼·女巫》:“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,旱暵则舞雩。”许慎《说文解字》释“巫”:“巫,祝也。女能事无形,以舞降神者。”[4]100《国语·楚语下》:“在男曰觋,在女曰巫。”[13]由此可见,“巫”特指女性巫师,凡作“雩舞”者皆为女巫,主要以纵情的舞蹈娱神、媚神和降神,达到与天神的感应交流,让天神感觉到满意、愉悦和高兴,从而普降甘露、解除旱情。因此,“巫舞”就成为沟通有形人世和无形神界的一种灵异神秘的语言。《尚书·商书·伊训》:“敢有恒舞于宫,酣歌于室,时谓巫风。”孔颖达疏:“巫以歌舞事神,故歌舞为巫觋之风俗也。”[14]王国维先生在《宋元戏曲史》中说:“歌舞之兴,其始于古之巫乎。”[12]认为巫与舞的关系最为密切。

二是皇舞,就是披有或持有五色羽毛的装饰道具进行舞蹈以敬神。《周礼·舞师》:“教羽舞,帅而舞四方之祭祀;教皇舞,帅而舞旱暵之事。”郑玄注:“羽,析白羽为之,形如帗也。四方之祭祀,谓四望也。”[3]377《周礼·乐师》:“凡舞,有帗舞,有羽舞,有皇舞,有旄舞,有干舞,有人舞。”郑玄注:“皇,杂五采羽如凤皇色,持以舞。”[3]701虽然羽舞和皇舞同样是以鸟羽为装饰的祭祀舞蹈,但是它们的分工和使用场景并不相同。羽舞是由“析白羽为之”装饰的舞蹈,用于四方之祭;皇舞是由“杂五采羽”装饰的舞蹈,用于旱暵之事。现代一些文章的解读中,往往把二者混如一舞,实际上是错误的。

三是号舞,就是在舞蹈求雨时群体伴有大声吁嗟呼号的行为。《尔雅·释训》:“舞、号,雩也。”郭璞注:“雩之祭,舞者吁嗟而请雨。”这是“殷人尚声”风俗体现出来的鲜明特征。《礼记·郊特牲》记载:“殷人尚声。臭味未成,涤荡其声,乐三阕,然后出迎牲。声音之号,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也。”[8]957殷商时期在祭祀时崇尚以大声呼号祷告于天地鬼神,商汤祈雨时就有“自责六过、无伤万方”的祷祝之辞行为,周代则延续了这一风俗传统,“舞雩”之时要发出吁嗟呼号祷告之声,以此感动天神普降雨水、解除旱情。

四是歌舞,就是在舞蹈求雨时群体伴有大声歌咏的行为。《周礼·大司乐》:“以六律、六同、五声、八

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.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s://www.rdfybk.com/

音、六舞、大合乐,以致鬼、神、示。”[3]679孔颖达疏:“旱暵则舞雩,是用歌舞,正雩则非唯歌舞,兼有余乐。”[8]586《礼记·月令》:“(仲夏之月),大雩帝,用盛乐。”《周礼·春官宗伯·鞮鞻氏》记载:“掌四夷之乐与其声歌,祭祀则吹而歌之。”[3]743《诗经·小雅·甫田》:“琴瑟击鼓,以御田祖,以祈甘雨。”[5]980可见在“常雩”祭祀求雨时,还伴有宏大的声容歌舞,以此娱神、乐神、崇神、敬神,体现了古代以礼乐祭祀鬼神的文化风俗。

五是哭舞,就是在舞蹈求雨时群体伴有大声哭请的行为。《周礼·女巫》:“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,旱暵则舞雩。……凡邦之大灾,歌哭而请。”郑玄注:“有歌者,有哭者,冀以悲哀感神灵也。”孔颖达疏:“凡邦之大灾,歌哭而请,歌哭则吁嗟之类。旱又是大灾,故须吁嗟求雨。”[3]808上古时期遭遇大旱,庄稼焦枯无收,是国家之大灾,为此以歌哭的情形进行求雨。其歌是出于乐神,其哭是出于灾情,其舞是出于降神,大声哭诉旱情带来的困苦,让天神悲悯而普降甘雨,以使庄稼丰收、民生安宁,正是先民激烈情感诉求行为的体现。

由此可知,殷商时期“舞雩”求雨时所跳舞蹈,就是后世所称“巫舞”中的一种,最早可见于殷商时期甲骨卜辞中的大量记录。根据专家考证,甲骨文中在殷商武丁时的“舞”字,象人两手持牛尾而起舞,自廪辛康丁以后就有了“雩”字,即在“舞”字上面加上由水滴下落形状的雨字头,认为“雩”就是殷商时期舞蹈求雨的专用字。[15]78陈梦家先生在《殷墟卜辞综述》中进一步阐述:“巫之所事乃舞号以降神求雨,名其舞者曰巫,名其动作曰舞,名其求雨之祭祀行为曰雩。”[11]600从殷商甲骨卜辞的内容看,商人祭祀求雨很频繁,而且用舞几乎不可缺少,根据张俊成的统计:“甲骨文中,祈雨舞卜辞数量很多,据笔者统计达170余条。”[16]而且商王有时会亲自率舞求雨。李立新认为:“舞祭卜辞不见祭品,大约重在仪式,即舞蹈的动作,因此一般不用祭品。”[15]80这是指殷商甲骨卜辞中反映出来“巫术”求雨的状况。周代礼制实行之后,“舞雩”就有了各种供神的祭品,体现了“祭祀”求雨礼仪的情形。《礼记·礼运》:“夫礼之初,始诸饮食。其燔黍捭豚,污尊而抔饮,蕢桴而土鼓,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。”[8]777由此可见,先秦祭礼的源起以及特征就是向神灵供奉敬献各类食物和乐舞,以此把心中的祈愿一起上达鬼神,希冀博得神灵的欢心喜悦,从而满足人间的诉求愿望。

三、雩乐

先秦“舞雩”祭祀求雨仪式过程中所伴奏的音乐,一直是后世学者重点考据的内容。祭神有舞,有舞必有乐。《周易·系辞下》:“变而通之以尽利,鼓之舞之以尽神。”[17]《周礼·大司乐》:“乃分乐而序之,以祭,以享,以祀。”[3]682以史所考,先秦时期“舞雩”求雨时所用“乐”的基本情形如下。

一是周代不同“吉礼”用来敬神的乐舞并不相同。《周礼·大司乐》:“冬日至,于地上之圜丘奏之,若乐六变,则天神皆降,可得而礼矣。凡乐,函钟为宫,大蔟为角,姑洗为征,南吕为羽,灵鼓、灵鼗,孙竹之管,空桑之琴瑟,《咸》之舞。夏日至,于泽中之方丘奏之,若乐八变,则地示皆出,可得而礼矣。乐,黄钟为宫,大吕为角,大蔟为徵,应钟为羽,路鼓、路鼗,阴竹之管,龙门之琴瑟,《九德》之歌,《九韶》之舞,于宗庙之中奏之,若乐九变,则人鬼可得而礼矣。”[3]689-690古代乐舞把演奏一遍叫“一变”,所用变数越多,礼仪程式就越隆重,越能起到感动神灵的效果。周天子主持“祭天”吉礼,所用的乐调是“函钟为宫,大蔟为角,姑洗为征,南吕为羽”;主持“祭地”吉礼,所用的乐调是“黄钟为宫,大吕为角,大蔟为徵,应钟为羽”,两种祭典大礼所用歌舞、乐器、乐调、种类、规模都不尽相同。由此可知,周天子主持“常雩”求雨仪式的用“乐”肯定也有所不同。

二是“舞雩”求雨仪式过程中的用乐非常隆重,谓之“盛乐”,主要是指周天子主持进行的“常雩”,或叫“正雩”。《礼记·月令》记载:“是月也,命乐师修鞉鞞鼓,均琴瑟管箫,执干戚戈羽,调竽笙簧,饬钟磬柷敔,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,大雩帝,用盛乐。”郑玄注:“为将大雩帝习乐也。自鞉鞞至柷敔皆作,曰盛乐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。”孔颖达疏:“旱暵则舞雩,是用歌舞。正雩则非唯歌舞,兼用余乐。”[8]586由此可知,天子主持“常雩”祭祀求雨时,不仅有盛大的

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.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s://www.rdfybk.com/

声容歌舞,执干戚戈羽;所用伴奏乐器众多,包括事先就要准备好鼗、鞞、鼓、琴、瑟、管、箫、竽、笙、簧、钟、磬、柷、敔等乐器。至于"常雩"求雨时所使用的乐调,先秦古籍中未见明确记载,只能暂且存疑。殷商甲骨卜辞中有诸多"奏舞"的记录,就是指伴有音乐的求雨舞蹈。

三是"舞雩"祭祀求雨时也有不能用乐的情形。按照《周礼》制度安排,祭祀仪式有等级之分,周天子亲自主持的"常雩"祭祀求雨仪式规格最高,必须"用盛乐",歌舞声容非常宏大。但是,诸侯国君在分封之国主持"旱雩"求雨仪式时,则不能使用盛乐进行祭祀。另外,天子或诸侯国君在主持"旱雩"求雨时,也只能使用舞蹈呼号而不奏乐器,即所谓"凡他雩用歌舞而已",以表示悲伤沉重殷切之情,祈祷天神尽快普降甘雨、解除旱情。目前,我们还很难对"舞雩"的音乐形态进行考察得出最终结论,还需要借助将来先秦文献典籍记载和考古发掘材料的新出现。

四、雩号

先秦"舞雩"祭祀求雨时群体向天神发出的大声呼号,是与古代其他求雨仪式不同的一个显著特位。《礼记·郊特牲》:"殷人尚声,……声音之号,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也。"[8]957《经典释文》引孙炎云:"雩之祭,有舞有号是也。"[18]以史所考,先秦时期"舞雩"求雨时群体性大声"呼号"的基本情形如下。

一是"呼号"之声,就是在祭祀求雨舞蹈过程中大声地发出呼喊,请求天神尽快降雨、解除旱情。实际上就是带有节奏的、激昂的群体性呼喊之声。"呼号"是上古时期最早产生的音乐形式之一,曲调简单明了,节奏高亢统一,行腔粗犷急促,通常采用一人领喊、众人应和的形式。在"舞雩"过程中的"呼号"之声,体现了先民大声诉喊、急迫求雨的焦灼心情。屈原在《天问》中同样发出疑问:"萍号起雨,何以兴之?"王逸注:"萍,萍翳,雨师名也。号,呼也。兴。起也。言雨师号呼则云起而雨下。"[19]说明楚国在"舞雩"求雨过程中,同样具有雨师大声向天呼号求雨的特征。

二是"吁嗟"之声,就是带有痛苦深哀之状的低声长叹促息行为,以带有自责悲伤叹哭之声,上达天神而悲悯降下雨水。郑玄注:"雩之言吁也,言吁嗟哭泣以求雨也。"[7]586郭璞注:"雩之祭,舞者吁嗟而请雨。"王引之:"吁,叹声也。"[20]这种既舞蹈呼号且歌哭叹息又念念有词,冀以悲情诉说来感动天神普降甘雨的情形,形成了先秦"舞雩"求雨的鲜明风格,正是殷商"巫舞"原始面貌特征的一种真实体现。

三是对于"舞雩"求雨时"呼号"和"吁嗟"之声的解读,前代学者涉及不多,现代学者也不多见,同时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。孙宇认为大声"呼号"的内容就是祝辞:"祝祷时巫师口中念念有辞,大声呼叫的称为号,或合称为祝号。"[21]国光红认为:"吁嗟求雨是模仿风声,故雩字从于,实乃模仿风声之意。吁嗟求雨之雩祭,就是模仿风声而歌呼、而呼号。"[22]在殷商甲骨卜辞中,"舞"经常与"乎"(呼)连文而用,"辛己卜,宾,贞乎舞,有从雨。"(《甲骨文合集》12890)[23]1818;"唯戊呼舞,有大雨。唯万呼舞,有大雨。"(《甲骨文合集》30028)[23]3670可见殷商时期的"舞雩"求雨之祭,舞蹈呼号的特征就已经非常明显。李立新认为:"卜辞中的舞祭,即后世的雩祭,乃舞蹈号呼而祭以祈雨。"[13]78如果结合传世文献典籍"舞者吁嗟而请雨""声音之号,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也"的记载,先秦"舞雩"祭祀求雨仪式中的"呼号"和"吁嗟"之声,应该是既包括了主祭者的祝文诵读,也包含了女巫的歌哭说辞之声,同时还包括了求雨群体的大声呼喊和低声哀叹行为。由此看出,对于"舞者吁嗟呼号而请雨"的情形,还可以做进一步的讨论和考证。

五、雩歌

先秦"舞雩"祭祀求雨仪式过程中是否存在"雩歌"的情形,也是后世学者争论比较大的问题。孔颖达疏:"巫以歌舞事神,故歌舞为巫觋之风俗也。"宋王昭禹:"非歌以乐其神,则不足以致神,非哭以感其情,则不足祈哀,有歌有哭,然后可以请福而除灾也。"[24]以史所考,先秦时期"舞雩"求雨时可能存在"雩歌"的基本情形如下。

一是巫歌,上古时期的巫歌是一种最原始的语歌,以口语性和吟诵性为主要特征,通过反复吟唱哀婉叹咏的乐歌来打动天上的诸神。王逸《楚辞章句》:"昔楚南郢之邑,沅湘之间,其俗信鬼而好祀,其

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.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s://www.rdfybk.com/

祠必作乐鼓舞以乐诸神。屈原放逐,……出见俗人祭祀之礼,歌舞之乐,其词鄙陋,因为作《九歌》之曲。"[19]屈原所作《九歌·云中君》就来源于楚国女巫祭神求雨时的巫歌,《汉书·郊祀志》:"《云中君》,谓云神也。"[25]屈原对此进行了改编与加工,但是仍然具有浓厚的巫风与神秘性。

二是祭歌。《吕氏春秋·古乐》记载了中国最古老的一篇农事祭歌:"昔葛天氏之乐,三人操牛尾,投足以歌八阙:一曰载民,二曰玄鸟,三曰遂草木,四曰奋五谷,五曰敬天常,六曰达帝功,七曰依地德,八曰总禽兽之极。"[26]这种"操牛尾投足以歌"反复歌咏唱叹的样态,就是中国上古时期最原始歌舞的表现方式,充分体现了古代先民以舞蹈和乐歌的艺术形式,敬天地,尊祖先,祈祷保佑风调雨顺、五谷丰收、民生安宁的祭祀情感和文化信仰。

三是雩歌。先秦文献典籍中记载了上古时期的巫歌和祭歌,但是尚未见到雩歌内容的明确记载。《论语·先进》记载了孔子与弟子们坐而论志时,曾点回答了自己的人生志向:"暮春者,春服既成,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。"[27]王充《论衡·明雩》:"风乎舞雩,风,歌也,咏而馈,咏歌馈祭,歌咏而祭也。"[28]汉代王充最早提出"风"为歌咏的观点,但是对于"风"是否为"歌"的释读,古今学者的争议一直比较大。南朝梁皇侃《论语义疏》:"风乎舞雩,风,风凉也。"[29]现代学者中有不少持此论,如王力先生《古代汉语》:"风,用如动词,吹风,乘凉。"[30]朱东润先生《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》:"风,作动词用,迎风乘凉。"[31]根据"巫以歌舞事神""凡邦之大灾,歌哭而请"的传世文献典籍记载,先秦"舞雩"祭祀求雨时应该存在咏叹雩歌的情形,至于雩歌的具体内容和形式,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挖掘和细致考证。

六、雩人

先秦"舞雩"祭祀求雨仪式过程中参与的群体性人员,是后世学者考证比较明确的一个问题。《周礼·司巫》:"司巫掌群巫之政令,若国大旱,则帅巫而舞雩。"孔颖达疏:"巫以歌舞事神。"[3]808以史所考,先秦时期参与"舞雩"祭祀求雨的群体人员基本情形如下。

一是殷商时期参与"舞雩"求雨活动的人员主要是商王、官员、女巫和万方百姓。在殷商甲骨卜辞的大量记录中,商王亲自率舞求雨的辞例有很多,"壬子卜,何贞:王舞,允雨。"(《甲骨文合集》27843)[23]3433;"王其呼舞,大吉。"(《甲骨文合集》30031)。[23]3670而且凡求雨必呼"女巫"来舞蹈,《周礼·女巫》记载:"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,旱暵则舞雩。"郑玄注:"使女巫舞旱祭,崇阴也。"郑司农云:"求雨以女巫。"[3]812因此,"女巫"就成为殷商巫术求雨活动中的主体性人员。

二是周代建立祭礼制度后,天子要亲自主持每年的"常雩"吉礼仪式,敬祈天神保佑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;还要主持大旱之灾的"旱雩"求雨仪式,以感动天神及时普降甘雨,庄稼谷物丰收。各诸侯国君则只能在分封之国主持举行"旱雩"求雨仪式,所祭祀对象是当地的山川百源之神。各地方官员主持当地的"旱雩"求雨仪式时,所祭祀对象是有功于百姓的前代百官卿士,让他们一起共同保佑庄稼好收成。

三是是负责安排"常雩"祭礼仪式的大宗伯、司巫官员,以及跳舞伴奏的群体性女巫、舞师和乐师们。他们提前就要排演练好跳踏的祭祀舞蹈"皇舞",修理调整好鼗鞞鼓、干戚戈羽、琴瑟管箫、竽笙篪簧、钟磬柷敔等乐器道具。但是周礼规定各级进行"旱雩"祭祀求雨的时候,不能有乐器伴奏,只有跳踏"皇舞"的群体性大声呼号吁嗟求雨,以示肃穆悲伤、苦诉哀痛、殷切祈雨之情。

四是当地的黎民百姓一同参与"舞雩"祭祀求雨仪式,包括童男童女各8人。《春秋公羊传·桓公五年》何休注:"祭言大雩,大旱可知也。君亲之南郊,以六事谢过……使童男女各八人,舞而呼雩。"[2]98求雨群体一起大声呼号吁嗟求雨,歌哭而请,这也是先秦"舞雩"祭祀求雨活动中,祈祷天神解除旱情、保佑庄稼丰收愿望最为强烈的人员群体。

七、雩祝

先秦"舞雩"祭祀求雨仪式过程中的祝祷之词,是后世学者关注比较多的问题。《释名·言语》:"祝,属也,以善意之词相属著也。"[32]《周礼·小祝》:"掌小祭祀,将事侯禳祷祠之祝号。以祈福祥,顺丰年,逆

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.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s://www.rdfybk.com/

时雨,宁风旱"[3]792以史所考,先秦时期"舞雩"求雨时所用"祝文"的基本情形如下。

一是先秦"舞雩"求雨仪式过程中的祝词,最早来源于商汤桑林求雨时"以祠说于上帝鬼神"的传统。先秦多部传世典籍《尚书》《墨子》《左传》《吕氏春秋》《荀子》中均记载了商汤以身为牺牲求雨的祝文。《墨子·兼爱下》:"汤曰:'惟予小子履,敢用玄牡,告于上天后,曰:今天大旱,即当朕身履,未知得罪于上下,有善不敢蔽,有罪不敢赦,简在帝心。万方有罪,即当朕身,朕身有罪,无及万方。'即此言汤贵为天子,富有天下,然且不惮以身为牺牲,以祠说于上帝鬼神。"[33]商汤以"自责己过""无伤万方"百姓的祷告之词,被认为感动了天神,从而普降甘露,及时解除了旱情,开辟了后世统治者"自责""罪己""保民""恤民"而请雨的政治文化传统和"雩祝"内容的基本格式。

二是周宣王时连遭六年大旱。有后世学者考证《诗经·大雅·云汉》就是周宣王向天神求雨的祝词,也是先秦时期最长的祈雨祝文,有406字。如"旱既大甚,涤涤山川。旱魃为虐,如惔如焚。我心惮暑,忧心如熏。群公先正,则不我闻。昊天上帝,宁俾我遁?"[5]1402-1416唐贾公彦认为《诗经·大雅·云汉》就是周宣王主持"舞雩"之时的歌哭之祝辞,疏云:"此云歌者,忧愁之歌,若《云汉》之诗是也。"[3]813

三是《春秋公羊传·桓公五年》记载,鲁国连年遭遇大旱,鲁桓公在城南郊举行"舞雩"求雨仪式,何休注:"君亲之南郊,以六事谢过,自责曰:政不善与?民失职与?宫室崇与?妇谒盛与?苞苴行与?谗夫倡与?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。"[2]98由此可见,鲁桓公祷告天神终止旱灾的祝文,向样具有"自责六过"的内容。后世历代统治者通过"舞雩"求雨的祝文祷词,向天神表达"罪己""待罪""保民""恤民"之意,已经成为古代"舞雩"祭祀求雨仪式中的重要政治文化传统。

八、雩制

先秦"舞雩"祭祀求雨仪式的礼制规范,是后世学者长期以来探讨比较多的问题。《礼记·礼运》:"夫礼,必本于天,殽于地,列于鬼神。"[8]773"天子祭天地,诸侯祭社稷。"[8]451以史所考,先秦时期"舞雩"祭祀求雨"礼制"的基本情形如下。

一是"舞雩"求雨分为"巫术求雨"和"祭祀求雨"两个阶段。《礼记·表记》:"殷人尊神,率民以事神,先鬼而后礼。"[8]1733殷商时期主要使用"巫术求雨"方式,由女巫带领跳踏带有五色羽毛装饰的神秘舞蹈来敬神、娱神、媚神、崇神,从而实现让天神喜悦,普降甘露,解除人间旱情的目的。周代之后,逐渐增加了人文礼乐的因素,主要使用"祭祀求雨"的方式,形成了"巫术求雨"与"礼乐求雨"相结合的仪式活动特征。由此可知,周代的"舞雩"求雨是在殷商时期以"巫术"奉鬼神的基础上,逐渐增加了以"礼乐"尽人事为主的祭祀功能,体现了中国古代"鬼神"与"人事"并重的祭祀文化信仰传统。

二是"舞雩"祭祀求雨分为"旱雩"和"常雩"两种类型。因遭遇大旱之灾而"舞雩"求雨,是古代先民传承下来的文化信仰,也是殷商卜辞中反映出来的最频繁的救灾举措。周代之后,在继承了"旱雩"求雨文化风俗的同时,又建立了固定季节"常雩"求雨的礼仪制度,每年在春夏之交为百谷祈祷普降甘雨。《诗经·周颂·噫嘻序》:"春夏祈谷于上帝也。"无论有无旱情都要按期举行"常雩"祭祀求雨活动,并列为周代"吉礼"之一,以此感动天神降福去灾,保佑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、百姓安居乐业。

三是"舞雩"祭祀求雨仪式分为天子"祭天之雩"和诸侯国君"山川之雩"两种级别。《礼记·王制》:"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,五岳视三公,四渎视诸侯。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。"[8]451郑玄注:"雩,旱祭也。天子于上帝,诸侯于上公之神。"[3]808《周礼》规定只有周天子能够主持"祭天"和"祭地"祀典大礼,意蕴着国家社稷为天神所授和天朝王国的统治权威,"常雩"作为"祭天"吉礼的一种,需由当朝天子亲临主持。诸侯国君只能在分封之国祭祀先祖列宗,主持"舞雩"求雨仪式时,只能祭祀所分封之地的山川百源之神,以示周代天朝和分封诸侯国的尊卑有序和政治隶属关系。

结语

综上所考,我们初步揭示了"舞雩"祭祀求雨仪

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.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s://www.rdfybk.com/

式八个方面的主要特征,基本可以看出先秦“舞雩”祭祀求雨仪式的大概面貌:“舞雩”求雨是中国古代一项隆重的吉礼仪式活动;主要目的是因旱求雨、春祈谷水,祈祷天神保佑风调雨顺、庄稼丰收;殷商时期以“巫术求雨”仪式为主,周代之后逐渐形成了以巫术与礼乐相结合的“祭祀求雨”仪式风俗;“舞雩”求雨的礼仪制度等级严格,在天朝由周天子亲自主持,在诸侯国由诸侯国君主持,并宣读自责、祈愿祝文;主要由女巫率领跳踏带有五色鸟羽装饰的娱神、媚神和通神的神秘灵异舞蹈,以此感动天神普降甘雨;并伴有群体性吁嗟呼号、歌哭而请、祈祷天神的浓烈情绪行为。由此,形成了先秦“舞雩”求雨仪式的“亦巫、亦舞、亦歌、亦号、亦哭、亦乐、亦祝、亦祭”的鲜明特征,与中国古代其他祭祀求雨舞蹈有显著的差别。在周代更是把“舞雩”求雨作为“吉礼”之一固定下来,在后世历朝历代“舞雩”求雨活动中,虽然礼仪程式有所增益或减损,乐舞内容也有演进和更换,但是“舞雩”求雨的祭祀文化风俗一直保留传承下来,构成了国家官方与民间百姓共同参与的祭祀文化礼仪制度,体现了中国古代“天人合一”“天人感应”和“礼乐治国”的文化信仰传统。

参考文献:

[1]十三经注疏·尔雅注疏[M].郭璞,注,邢昺,疏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0:121.

[2]十三经注疏·春秋公羊传注疏[M].公羊寿,传,何休,解诂,徐彦,疏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0.

[3]十三经注疏·周礼注疏[M].郑玄,注,贾公彦,疏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0.

[4]许慎.说文解字[M].徐鉉,校定.北京:中华书局,1985.

[5]十三经注疏·毛诗正义[M].毛亨,传,郑玄,笺,孔颖达,疏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0.

[6]徐中舒.甲骨文字典[M].成都:四川辞书出版社,2014:1247.

[7]十三经注疏·春秋左传正义[M].左丘明,传,杜预,注,孔颖达,正义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0.

[8]十三经注疏·礼记正义[M].郑玄,注,孔颖达,疏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0.

[9]阮刻春秋左传注疏[M].阮元,校刻.杭州:浙江大学出版社,2015:425.

[10]杨伯峻.春秋左传注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9:106.

[11]陈梦家.殷墟卜辞综述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8.

[12]王国维.宋元戏曲史[M]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4:1.

[13]左丘明.国语[M].胡文波,校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5:376.

[14]十三经注疏·尚书正义[M].孔安国,传,孔颖达,疏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0:245.

[15]李立新.甲骨文中所见祭名研究[D].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院,2003.

[16]张俊成.殷墟祈雨卜辞及其相关问题[J].内江师范学院学报,2010(3):69.

[17]十三经注疏·周易正义[M].王弼,注,孔颖达,疏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0:343.

[18]陆德明.经典释文[M].李花蕾,校点.北京:中华书局,1983:414.

[19]王逸.楚辞章句[M].黄灵庚,点校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7:42.

[20]王引之,孙经世.经传释词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56:104.

[21]孙宇.“周礼”所见巫术考[D].长春:东北师范大学,2010:17.

[22]国光红.关于古代的祈雨——兼释有关的几个古文字[J].四川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1994(3):89.

[23]郭沫若.甲骨文合集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9.

[24]王昭禹.周礼详解[M]//文渊阁四库全书.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6:445.

[25]班固.汉书[M].颜师古,注.北京:中华书局,1962:1210.

[26]许怀遥.吕氏春秋集释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9:118.

[27]十三经注疏·论语注疏[M].何晏,注,邢昺,疏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0:173.

[28]王充.论衡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0:151.

[29]皇侃.论语义疏[M].高尚榘,校点.北京:中华书局,2013:294.

[30]王力.古代汉语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16:188.

[31]朱东润.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:59.

[32]任继昉.释名汇校[M].济南:齐鲁书社,2006:199.

[33]墨子[M].方勇,译注.北京:中华书局,2011:145.

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.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s://www.rdfybk.com/